

战“天鸽”

■刘书升



那场撼天地、疯狂肆虐莲花宝地的“天鸽”台风，过去一年多。

每当华灯初上，我乘车穿梭于这座夜色璀璨的城市，看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人们，总能想起1964年以来威力最强的“天鸽”台风，对澳门造成的巨大破坏，更忘不了驻澳部队铸忠诚、战“天鸽”的英雄壮举。

2017年8月25日9时31分，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我奉命带领驻澳门部队开进灾区，展开灾后救助行动。在进入澳门这片神圣的国土，我看到昔日繁华的城市，满目疮痍。各种广告牌、交通指示牌，有的在半空摇荡，有的被风刮得满街跑。歪倒的摩托车到处都是，小型汽车被吹翻，不少轿车被淹得只剩顶盖。住宅的门窗大部分被毁，玻璃碎片散落遍地。高楼空调外机，随时可能掉下来危及行人安全。建筑中的防护网被强风粗暴地撕裂，像鼓起的风帆肆意冲向天空。路两边的大树也被连根拔起，没有倾倒的树木，枝杈所存无几，任凭狂风拼命地摇曳。

街上海水倒灌，断电缺水，民宅商铺被淹，街道一片狼藉，各种垃圾堆积如山。海水浸泡过的物品，混杂在污泥浊水中，腥臭无比。可怕的疫情风险也在持续攀升。

面对大灾大难，驻澳门部队闻令而动。只用10分钟完成紧急集合和战前动员，15分钟救灾部队出动，30分钟官兵已全部投入救灾“大战”，这是港澳驻军在特区首次展开的一场救助灾害行动。

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澳门同胞看到驻军的车队隆隆开来，一队队官兵冲进灾区，上演“最美逆行”、展现“最佳风采”时，他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呼喊着“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那一幕幕感人情景至今还清晰定格在我的脑海。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伯，眼眶里饱含热泪，紧紧拉着我的手说：“谢谢，谢谢我们的军人！”在老伯深情凝重的注视下，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瞬间在胸膛迸发，倍增无穷的力量。我深知，凡是参加救灾行动的官兵，都在以鏖战“天鸽”的英勇和无畏，向澳门同胞传递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彰显祖国的大爱、体现中国军人的果敢与担当。这种军民情深的动人画卷，在内地不足为奇，但在“一国两制”的澳门，还属首次。

澳门的“十月初五街”，是遭“天鸽”破坏最惨重的老街区。当时，天气闷热潮湿，站着不动都汗流浹背。面对堆积如山的垃圾，官兵顶烈日、战酷暑，手抬肩扛、锹装车运，污水汗水把身上的迷彩服都浸透了。40余名女战士飒爽英姿，巾帼不让须眉。她们身背30多斤重的药水，逐个街巷喷洒消毒，汗水夹杂雨水，流淌在她们美丽而坚毅的脸上。

面对高温与恶劣环境，不少战士中暑晕倒。苏醒后，不顾劝阻继续战斗。在抢修主要干道，恢复交通秩序的过程中，有的被刀锯割伤、树枝刮伤、物品砸伤，还有的官兵出现呕吐、腹泻、过敏、发烧等症状，但没有一人退出“火线”。

哪里情况最危急，哪里就有解放军；哪里灾情最严重，哪里就有迷彩绿；哪里任务最艰巨，哪里就有突击队。首战告捷后，救灾行动延至澳门各地并辗转澳函两岛。为争时间、抢速度，急澳门所急，解民众所难，又临时抽调先期参与珠海救灾部队，进澳支援。这些官兵顾不上吃一口热饭，紧急开进澳门救灾。为避免干扰民众，他们将夜间作为

救灾重点突击时段，卫勤分队连夜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灭菌防疫。官兵们同时开展操舟、潜水等应急训练，与警方联合警戒巡查，时刻防范新一轮台风“帕卡”的接踵侵袭。各支部组成党员突击队，发扬“宜将胜勇追穷寇”的突击精神，在滂沱大雨中连续奋战24小时。

一个支部就是一面坚固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鲜红旗帜。救灾中，干部党员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急难险重任务冲锋在前，拼搏在先，带领官兵抢重活、啃硬骨头，用实际行动打造澳门“最亮丽名片”。

忆起战“天鸽”，应该浓墨重彩记录的还有那些临近退伍的军人。这些可爱可敬的老兵，把灾情当命令，视灾区为战场。他们主动请战，集体推迟离队，义无反顾地把脱下的军装重新穿上，把上交的装备重新领回，一个都不少地投入救灾战斗。脏活第一个蹬，重活第一个上，险情第一个排。“看我的，跟我来，你到后面去”，是老兵们在救灾行动中喊得最响的口号。他们用忠诚和使命践行军人誓言，用辛劳和汗水回报澳门同胞，用作风和品质展示驻澳风采，为军旅生涯画上了壮美句号。

使命催生担当，担当铸就辉煌。历时三昼夜的救灾行动，驻澳官兵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守法如铁，秋毫无犯。当年解放军夜宿上海街头的纪律形象，又一次重现澳门。驻澳官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打赢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攻坚战、歼灭战，为维护澳门同胞生命财产安全、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完美答卷。

最令我感动的还有澳门同胞在特殊条件下，对解放军的热爱之情。无论走到哪条大街小巷，只要有驻军官兵，必定有澳门同胞鼎力相助。有的亲自给官兵戴上口罩、擦拭汗水，有的坚持送水、送食

物，有的社团、义工主动加入救灾大军。那几天的澳门，一幕幕令人热泪盈眶的生动场景，一个个直逼心田的暖心故事，一处处军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感人举动，都无比真实地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间大爱和战胜困难的众志成城。

记得一个小女孩，拎着七八瓶矿泉水，如一朵初绽的笑容，静静地等在救灾现场。绵绵细雨打湿了她的衣服，她却全然不顾。只要看到官兵稍作停顿，她便怯生生地走过来，用力拧开瓶盖，轻轻地说：“叔叔，请喝水。”面对女孩的真挚情意，看到她被袋子勒得发红的小手，战士们实在不忍谢绝。水喝到嘴里，甜到心中，使人陡然增添干劲。

驻澳部队救灾行动，不仅得到澳门同胞深情拥戴，也获得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称驻澳部队官兵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澳门同胞的话，至今还铿锵回荡在我耳边：“天灾无情，祖国有爱，你们是我们国家最能干、最值得信赖的军人。”“我们市民个个都应该向解放军学习，你们辛苦了！”一位澳门特区政府官员评价说：“澳门市民有难，特区有难，你们立刻伸出援手，社会各界非常赞赏和认同，我们是一家人！”

救灾过后，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记者采访时，谈起军民共度灾难的最美群雕，我被广大官兵的英勇无畏和澳门同胞的家国情怀，感动得几度哽咽。“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澳门这场救灾行动中得到了最朴素的诠释。特别是澳门同胞自发赠送的锦旗，有15万人在上面签名，表达感谢之情。

这些褒奖是鼓励，也是鞭策。让一代又一代驻澳官兵，百倍珍惜澳门同胞的深情关爱与殷切期望，继续为维护“一国两制”伟大方针、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再创辉煌，再立新功。
(作者为驻澳门部队副司令员)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五千年，两千年的传说，三千年的纪实。

一万垄庄稼，养活过多少人和牲畜？一千年的战争为了分开，一千年的战争再为了统一。一千年里似分又似合。就算一千年严丝合缝，也被黑夜占用五百。那五百年的光明的白昼，未被记载的阴雨天伤害了多少人的心？

五百年完整的黑夜，封存多少谜一样的档案？多少英雄埋在地下，岁月为他们树碑多少，竖在何处？我还想统计的是，五千年里，多少岁月留给梦想？多少时光属于公平正义与幸福？

能确定的数字：忍耐有五千年，生活有五千年，希望也有五千年。

爱，五千年；恨，五千年。对土地的情不自禁有五千年，所经历的暴力和苦难，我不再计算。人心，超越五千年。

长城

一块砖和又一块砖。
一个大集体中相濡以沫的伙伴，有的身躯依然硬朗，有的已经风烛残年。

以并肩作战的姿势，以相互依偎的深情，它们如果在我们的远方，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长城。

把一片土地爱成国家，把长满庄稼和花朵的田野爱成祖国，把我们的祖先静静地爱成一个又一个的家族，把一片云和另一片云放在这个狭窄的锋面，让我们历史的天空遭遇过血雨腥风。

我尊重这些被选择的砖石。它们一动不动，寂寞地走进遗忘或者曾经聆听喧闹的沙场搏击。它们以长城的名义，在漫长的岁月里，守望并且热爱。由它们而形成的集体——长城，因此也只能选择担当并且无言。

是非非的往事已成过客。屹立的是山脉，流动的是江河。江山，它的子民是一个又一个真切的面孔，善良如稻谷，温暖如棉花，多像长城的每一块砖石。忘却仇恨或者耻辱，长城不叹息。阻挡或者推诿，岁月啊，人与事物在川流不息。一直在川流不息呢，比如物换星移，比如天翻地覆，比如候鸟迁徙。

爱到尚俊，爱到沧桑，爱到烟消烟散。当所有的痕迹留给空旷，记忆中的长城，祖国是它的主人。如果只能寂寞地站立，它愿意站在更远的地方，在腾退的地带，种下正义及和平。祖国不说大话，她一边心地善良，一边英姿飒爽。长城，站在远方，它会想家。

沧桑五千年

■周庆荣

(外二章)

泰山与日出

可以登上绝顶，但别的山不小。

一切的往事留在山下，在高高的山峰上，我们只面向未来。未来是永恒的提醒啊，心里只有自己的人，一定像山头松动的石头，也许一阵轻风就让它滚回原地。

忘记曾经的惆怅，惆怅里故作玄虚的脸，你在充满灰尘的地方因为灰尘的赞美而喜悦。我此刻想到的是未来，未来正和初升的太阳一起回看我站立的山峰。

山峰有伟大的名字，它是泰山。雾仿佛日出时的考验，一些人中途回去，看不到日出就不能留在山顶？我骄傲，我是留下来的人。我爱雾中的信心，边上的树伸出手臂，它想握住太阳的手。我也想握，握它永远的升起，握它的豪迈与坚定。我非常想表达我在高高的泰山山顶看到日出时的心情，心里应该只有太阳，夜的暗与暗中的故作聪明成为我必须鄙视的内容。

在泰山顶峰，我在，众山可以不小。这里的日出不允许利欲熏心，也就是说，对待万事万物首先需要彼此尊重。这一感悟让我有勇气与巍峨的人远离，我呼唤的庄严在高高的泰山山顶上。泰山，爱在高处。

我是不会恨的人，在泰山，所以我不能低。同时不能低的是刚刚升起的太阳，它红，红了山上，也温暖了山下。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当我第一次看到长江

■李琦

当我第一次看到长江
这中国最长、最著名的河流
那也是我的第一次恋爱
第一次跟着漂泊的爱人，东奔西走
我的爱人，五官端正
换上古装，就是一个俊朗的书生
一路之上，我们吟诵那些关于长江的诗句
他巧妙地由此及彼
给我起了许多可爱的小名
我们望着那些长江上的船只
看到沉船悠长，让人为之动容
看到许多船去远方
我知道，自己从此也是
有了远方的人

在松花江边长大
看到了江水，犹如见到亲人
我从一条江畔出发，来到另一条江的身边
此刻，江风正吹拂我风尘仆仆的爱情
登上轮渡，一遭一遭往返
我们没有要去的地方
只为了在这大江之上，看天高水远

后来，站在岸边
站在这古老河流的身旁
我们把一生中动过人的话，说了出来

那一年的长江，宽阔而平静
黄昏来临，波涛之上，一片玫瑰之红
我的爱人紧搂着我肩头
几乎同时，我们感到了彼此的颤动
这一刻如此美好。好到让人伤心
就是到了弥留之际，我也会想起
在武汉，那一天
长江之岸，年轻的我和你
心如流水，正乘风奔腾

冀中平原往事

——写给“日本八路”宫川英男烈士

■黄亚洲

一粒子弹，在他的衬衣口袋附近
找到了死亡
同时找到的，是一支断裂的钢笔
子弹从侧面顺便吻了一下这支笔，因为发现彼此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金属

死者早知道会有这一天
知道自己的同胞扫荡起来会很狠
所以他的坚守也很狠毒
异国的土地与树根，做了他的骨髓

他的躯体与眼窝边上
很快就出现了一些中国的蚂蚁，但他一直保持微笑
他的安详的血液，从他的钢笔皮套里涌出
呈现日本海的颜色
他还有一封信没有写完
是想日后寄往北海道的
那里有个好听的童音，喜欢喊叫爸爸
有两只小手，喜欢把蚂蚁装进小瓶
但是现在，子弹的喊叫声压过了一切
子弹是一粒带血的句号，句断了所有

生命是有限的
谁的文章都不需要太长，不管
是哪种文字
据说在他的文章的中间部分
他还是抗拒的
他曾企图剖腹，他念叨天皇，后来
才从八路军的油印报纸上
读懂了战争的荒唐
后来才开始吃中国百姓的米饭
从一粒粒黄澄澄的稻谷中
看明白了子弹的罪孽

终于，他把子弹中的一粒，收留在了自己的心脏里
他的心脏，已经坚强得可以包容钢铁
那粒子弹出自他家乡的兵工厂
那是北海道，空气湿润，夏天青草很绿
句号就句号吧，可以了

他的一生，已经不再残缺
甚至已经，可以完整地
交付蚂蚁

无名女红军的铜像

■洪焯

我走进女红军纪念馆
在露天的庭院看见你孤单的身影
女讲解员却为你自豪
她有亲人。她是党的女儿

我走遍整条女红军街
打听你失传的故事
曾接纳你的那家堡垒户介绍
她充满爱。她是革命的妻子

我在安葬了几千位烈士的青杠坡
没查找到你的下落
你牺牲的战友仍在为你祝福
她冲破了枪林弹雨
她会成为未来的母亲

我问一位请明来习水扫墓的老将军
为他包扎过伤口的你姓甚名谁
老将军抚摸着勋章一样厚重的伤疤
她就叫作女红军
还有比这更光荣的名字吗

山峦顶上山枣红

■韩光

精短小说 想象，为经验插上翅膀

当辛强踉跄着没脚脖子的积雪，走到山坡上的小木屋时，太阳已经向山峦后面落下了。小木屋是旅里设置的收容点。进了小木屋，徒步拉练就画上句号了，等第二天坐上收容车，就能回营了。虽然，这对一个下士来说，不是件光彩事儿，可即将退伍的他不想再逞能了。

辛强没有急着进小木屋，而是靠在一棵巨大的松树上欣赏起晚霞。他惊喜地发现远处山峦上，竟有一片通红的“彩云”，这“彩云”是由一颗颗红红的山枣组成的，山枣密密麻麻的，估计少不了。他下意识地咽了下水。

突然，山下传来脚步声。准是掉队的战友，这下好了，晚上有伴了。只见一个小个子列兵，不一会儿就冒头了。只见他裤子上都结了冰，走起路来就像古代穿铠甲的武士，“咔咔”直响。

“老班长！”列兵看见辛强，立即露出惊喜的神色。“你在‘单独’执行任务吗？”辛强怕列兵难堪，便这样婉转地问道。列兵忙说自己重感冒，打了两瓶点滴的工夫，连队就不见踪影了。

“那就跟我在小木屋睡一宿吧，明天一起坐车回营房。”谁知，列兵急赤白脸地说：“那不是当‘逃兵’吗？不干！”

辛强听了，心头一激灵，立马转了话题，“磨刀不误砍柴工，就算你不坐收容车，看你这狼狽样，不如先到木屋烤烤火再走。”木屋里堆了不少干柴，从摆得整整齐齐的样子看，还没有谁动过呢。

“老班长，别人没动，咱也别动了，否则多丢人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咱俩这情况特殊嘛！”

列兵不解地看着辛强，辛强说：“我坏肚子了，拉得我差点虚脱，如果不是想在退伍前少留点遗憾，昨天我就撤退了。”

“老班长，拉练还有三天就收官了，咬牙坚持下来不就没事了？”辛强本想说几句消极的话，又怕污染了列兵纯洁的心灵，就改口问起列兵

的经历。列兵说，他叫刘强，是特战连的，当新兵时就练成了“神枪手”……在熊熊炉火的烘烤下，刘强的衣服和裤子腾腾地冒着热气，僵硬的表情也随之柔和了许多。辛强对刘强的言行中，早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打心眼里喜欢他，就用鼓励的口气对刘强说：“要一直这样干下去，准保有一天你会成为精兵的。”“我做梦都想呢！”显然，辛强的话说到刘强心坎上了。衣服烤干了，辛强拿出军用饭盒准备煮饭。刘强却说，“老班长，你吃吧，我得赶路了。”

他准是把干粮吃完了，辛强想。随后，便以命令的口吻说：“你一定要吃点东西再走。”

“老班长，我发现山峦上有片山枣，如果我都吃了，怕是要撑破肚皮呢！”

“那段路不是越岭就是爬坡，没有几小时是走不到的，等你走到那儿，怕是连吃山枣的力气都没了。”

“有了目标，就不觉累了。我们指导员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不是万能的，可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

“别说没用的了，抓紧吃饭！”辛强将一大半米饭给了刘强。“老班长，别这样！”别啰嗦，听我的，把它干净彻底地消灭掉！”看着坚持的辛强，刘强接过饭盒。也许饿了，也许着急赶路，反正眨眼工夫，刘强便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饭。

胃里有了能量，刘强感觉浑身是劲儿，号叫的山风打在脸上，都不觉得痛。估计走了一里多山路，他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响声，凭着特战兵的警觉，他敏捷地躲到树后，随后，脸上竟荡开了笑容，高兴地叫道：“老班长，你咋来了？”

“我想吃山枣呀！”辛强稳稳地站在刘强跟前，说：“你叫刘强，我叫辛强，咱俩‘强强’组合，就是铁打的汉子，走遍万水千山都不怕了！”

原来，刘强的坚定果敢，把辛强“兵之初”的梦给唤醒了。他迅速熄灭炉火，精神抖擞地从后面撵了上来。

一路上，俩人摔了好几跤，但两行倔强的脚印，始终向着远方延伸着。不知不觉中，俩人越走越快。眼瞅着离山峦上那片红红的山枣，越来越近了。



深秋 (油画)

王妍丁作



长征

第4338期